

現

代

日

本

小

說

集

世界

叢書

周作人編譯



周作人編譯

世界
叢書

現代日本小說集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

我們編譯這部小集，本可以無需什麼解說。日本的小說在二十世紀成就了可驚異的發達，不僅是國民的文學的精華，許多有名的著作還兼有世界的價值，可以與歐洲現代的文藝相比。只是因了文字的關係，歐洲人要翻譯他頗不容易，所以不甚爲世間所知。中國與日本因有種種的關係，我們有知道他的需要，也就兼有知道他的便利；現在能够編成這部創始的——雖然是不完善的小集，也無非只是利用我們生在東亞的人的一個機會罷了。

我們現在所要略加說明的，是小說的選擇的標準。我們的目的是在介紹現代日本的小說，所以這集裏的十五個著者之中，除了國木田與夏目以外，都是現存的小說家。至於從文壇全體中選出這十五個人，從他們著作裏選出這三十篇，是用什麼標準，我不得不聲明這是大半以個人的趣味爲主。但是我們雖然以爲純客觀的批評是不可能的，却也不肯以小主觀去妄加取捨；我們的方法是就已有定評的人和著作中，擇取自己所能理解感受者，收入集內，所以我們所選

的範圍或者未免稍狹；但是在這狹的範圍以內的人及其作品却都有永久的價值的。此外還有許多作家，如島崎藤村里見彈谷崎潤一郎加能作次郎佐藤俊子諸人，本來也想選入，只因時間與能力的關係，這回竟來不及了，這是我們非常惋惜的事。

還有一件事，似乎也要順便說明，便是這部集裏並沒有收入自然派的作品。日本文學上的自然主義運動，在二十世紀的「初十」盛極一時，著作很多，若要介紹，幾乎非出專集不可，所以現在不會將他選入。其次，這部小集原以現代爲限，日本的現代文學裏固然含有不少的自然派的精神，但是那以決定論爲本的悲觀的物質主義的文學可以說已經是文藝史上的陳跡了，——因此田山花袋的棉被 (Futon) 等雖然也曾愛讀，但沒有將他收到這集裏去。

這裏邊夏目森有島江口菊池芥川等五人的作品，是魯迅君翻譯，其餘是我所譯的。我們編這部集的時候，承幾個日本的朋友的幫助，總說一句以誌感謝。

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日，於北京

周作人。

現代日本小說集目錄

序

國木田獨步二篇

少年的悲哀

巡查

夏目漱石二篇

挂幅

克萊喀先生

森鷗外二篇

遊戲

沈默之塔

鈴木三重吉三篇

現代日本小說集

目錄

五五

三五

二六

二三

二三

一

金魚·····	六九
黃昏·····	七六
照相·····	七九
武者小路實篤二篇	
第二的母親·····	八二
久米仙人·····	一二三
有島武郎二篇	
與幼小者·····	一二九
阿末的死·····	一四七
長與善郎二篇	
亡姊·····	一八二
山上的觀音·····	一九八

志賀直哉二篇

到網走去……………二〇六

清兵衛與壺盧……………二二〇

千家元曆二篇

深夜的喇叭……………二三八

薔薇花……………二三九

江馬修一篇

小小的一個人……………二四五

江口渙一篇

峽谷的夜……………二五五

菊池寬二篇

三浦右衛門的最後……………二八〇

復讐的話.....二九三

芥川龍之介二篇

鼻子.....三〇九

羅生門.....三一九

佐藤春夫四篇

我的父親與父親的鶴的故事.....三二九

「黃昏的人」.....三三八

形影問答.....三四五

雄雞的燒烤.....三五〇

加藤武雄一篇

鄉愁.....三五六

附錄.....三六四

少年的悲哀

國木田 獨步

「少年的歡喜倘是詩，少年的悲哀也是詩。宿在自然的心裏的歡喜若是可歌的，那在自然的心裏低語的悲哀也是可歌的了。」

總之我現在想將我少年時候的悲哀之一，講給諸君聽聽。……一個男子這樣的說。

「我從八歲起到十五歲止，養在叔父的家裏；其時我的父母都在東京居住。

叔父的家是那地方的一個大家，有許多山林田地，家裏的男女用人，平常也總有七八人。

我的父母使我在鄉村裏過了我的少年時代，我不得不感謝他們的好意。倘若我八歲的時候同父母一起住在東京，我今天的情形恐怕很要不同了罷。無論如何，我的智識即使比現在或者更進步，但我的心却未必能從一卷威志威斯（Wordsworth），享受高遠清新的詩思罷。

我在山野間隨意奔走，過了七年的幸福的日子。叔父的家在小山的脚下，近郊多是樹林，有

河有泉有池，而且相距不很遠便是瀨戶內海的灣港。山野，樹林，溪泉，河海，都於我沒有一點不由的地方。

我記得這是十二歲的時候。有一天，一個名叫德二郎的用人來約我，說今夜帶你往有趣的地方去玩，去不去呢？

「什麼地方呢？」我問。

「你不必問什麼地方。無論那里，都有什麼要緊呢？阿德帶你去的，地方沒有不有趣的，」德二郎微笑着說。

德二郎在那時大約二十五歲，是一個倔強的少年；原是孤兒，從十一二歲的時候起，便在我叔父的家裏做事。顏色淺黑，容貌整齊，喝了酒必定唱歌，便是不喝也唱著歌勞動，興致總是很好。不但他的樣子常是高興，便是他的心事也很正直；叔父常說在孤兒裏是很難得的，本地的人也沒有一個不佩服他的。

「但是對叔父和叔母，須得祕密纔好呢，」德二郎說了，便唱著歌爬上後山去了。

這正是盛夏中間，月色鮮明的一夜。我跟在德二郎的後面，來到田間，沿著稻香馥郁的田塍走去，走上河邊的隄上。隄比別處原要更高一級，所以上了這隄，便可以望見廣漠的田野的一面。這雖然還是黃昏時候，高寒明淨的月光，漫蓋山野；田野盡頭冒著薄靄，如在夢裏；樹林含煙，彷彿浮著一般；低的河柳葉尖的積露，珠子一樣的發光。小河的末尾便是灣港了，正滿漲着晚潮。用船板拚合了駕著的橋，這時候看去忽然覺得很低，便因為水面高了的緣故；河柳也一半浸在水裏了。

隄上雖有微風，河裏却毫沒有波紋，水面像鏡子一般，映出澄清的天空的影。德二郎下了隄，解開繫在橋下的小船的繩索，一腳跳下去；本來靜著的水面，這時候忽然起了波紋了。

「哥兒，快點快點！」德二郎催著我，便駕起櫓來。我急忙也跳下船去，不一刻這小船已向著灣港的方面溜下去了。

漸漸的同灣港相近，河身也漸漸的廣闊起來；月將他的清光浸在河面，兩邊的隄愈走愈遠，回顧上流，已經被薄靄遮掩，我們的船早已進了灣港了。

在這時候橫渡這湖一般廣闊的灣港的，只有我們這一隻小船。德二郎在今夜，不像平常的高聲，只用了小聲唱著歌，靜靜的搖櫓。退潮的時候差不多像沼澤一樣的灣港，現在因為高潮與月光，完全變了模樣，在我看去也覺得不是平常見慣的那泥臭的灣港了。南方山影，陰暗的倒映在水裏；東北兩面的平野上，月光蒼茫，更辨不出那里是水陸的界線；我們的小船，正向著西方前進。

西方是灣港的入口，水狹而深，岸促而高；在這裡下錨的船數目雖然不多，形狀大抵是西洋式帆船，所裝的貨物是此地出產的食鹽；此外本地的做朝鮮貿易的人所有的船舶，也頗不少，也還有往來內海的客船。兩岸的人家，高高低低，據山臨水，約有好幾百戶。

從灣港的内部望出去，舷燈高高的點著，幾乎疑是星光；燈影低低的映著，又像是金蛇；寂寞的山色，浮在月影裏，看去真同繪畫一般。

小船漸漸前進，這小港裏的各種聲音也愈加聽得清楚了。我現在雖然不能將這港的光景詳細說明，但是那夜的情形還是歷歷的在我眼前，可以說個大略：這是夏夜的月明的一晚，船裏

的人都走到甲板上，家裏的人走出門外來，臨海的窗戶也都開了。燈火在風中微漾，水面平滑如油，有吹笛的，有唱歌的，又有夾著三絃的音的喧笑的聲音從臨水的妓樓起來，很是快樂熱鬧的樣子；但包住這一幅繁華的畫圖的寂寥的月色，山影與水光，我却也不能忘記。

在帆船的影底下鑽過去，德二郎便將小船在一處陰暗的石級面前停住了。

「請上來罷！」德二郎對我說。他只在堤下說了一句「請下船罷」，以後在船裏不曾開過口，所以我毫不知道他爲什麼帶我到這裏來；但我也就依着他的話，出了小船。

德二郎繫了船索，也跨上石級，儘向前面走去，我也不作一聲，只跟在後面走。石級寬不到三尺，兩旁都是高的牆壁。我們走完了石級，似乎到了人家的一個院子裏了。院子的角裏放著太平水桶，四面用板壁圍著；一面的板壁上邊，露出繁茂的樹頂，似乎是一株香團樹。月光印在地上，寂然無人。德二郎暫時立定，彷彿靜聽模樣，隨即走近右邊的板壁，向裏推去；原來這裏是一個小門，那扇黑門便一聲不響的張開了。門裏面就是一座樓梯。門開的時候，便聽得有腳步聲悄悄的下那樓梯來。

「德爺麼？」一個年青的女人窺探著說。

「等了好久了罷？」德二郎對女人說，又回顧著我道，「哥兒也帶了來了。」

「哥兒請上來罷！你也快點上來，在這裡耽擱是不行的，」女人催著德二郎，他便走上樓梯去，只對我說了一句，

「哥兒，這裡暗呢。」他同女人已經上了樓，我沒法也只得跟著爬上暗而且狹，又頗峻急的樓梯去。

原來這家也是妓樓之一，現在女人引導我們進去的屋子是臨海的一室，憑欄望去，不但港內的情形，就是灣港的內部，田野的盡頭，以及西邊的海岸，都能看見。但是這間屋裏，鋪著的六張席子已經古舊，看去不像是一間華麗的屋子。

「哥兒，請這裡坐。」女人將墊子擲在欄杆底下，又拏了香橙與各種果子點心勸我喫。打開間壁的門，那邊預備著酒菜；女人便搬了過來，同德二郎對面坐下。

德二郎現出平常沒有的懊惱的樣子，將女人所斟的一杯酒一口喝乾了，注視著伊問道，

「終於決定在幾時了？」

這女人大約十九或二十歲模樣，臉色蒼白，彷彿毫無力氣，我看了幾乎疑心伊是病人。伊屈指數著說，

「明天，後天，大後天，決定在大後天了。但是，我到了此刻，又有點迷惑起來了。」說著垂了頭，偷偷地用袖角揩眼。德二郎在這時候獨自斟酒，儘量的喝下去。

「到了此刻，豈不是沒有法子了嗎？」

「這雖是如此，——但想起來覺得倒不如死了，却要好的多呢。」

「哈哈，……哥兒，這個姐兒說死了好，你看怎樣辦呢？——喂，喂，前回所約的哥兒現在帶來了，你不好好的看麼？」

「我從先便看著呢。心想這長的真像，正佩服著哩。」女人說了，含笑向我注視。

「像誰呢？」我急忙詢問說。

「像我的兄弟，說哥兒和我的兄弟相像，雖然是唐突的事，你請看這個。」伊從衣帶中取出一

張照片給我看，

「哥兒，這個姐兒將照片給我看，我說這和家裏的哥兒一般無二，伊託我一定帶來要看一看，所以我今晚帶了哥兒到這里來的，你非要教伊好好的款待不可呢。」德二郎說著話，還只是儘量喝酒。女人挨到我的近旁來，很和氣的微笑著說，

「那自然要好好的款待；哥兒你要喫什麼呢？」

「什麼都不要。」我說著，轉過臉去。

「那麼，坐船去罷，和我坐船去罷。呢，這樣好罷？」伊起身出去，我便也跟著下了樓梯，德二郎却只是帶笑望著我們。

走下前回的石級，伊先將我放在船裏，解了船索，隨後颯的跳下船來，很輕便的搖起櫓來了。我那時雖然還是兒童，看了伊的舉動，也不禁覺得驚異。

離了河岸，回頭仰視樓上，只見德二郎靠著欄杆，向下眺望；裏面點着燈，外面又受了月光，所以他的姿勢很分明的可以看出。

「小心！怕危險呢。」德二郎從樓上說。

「不要緊！伊從下邊答應。」立刻就回來的，請你等一會罷。」

我們的船暫時在六七隻大船小船中間，曲曲折折的行了一刻，便出到廣闊的河面上。月光愈加清寒，幾乎是秋夜模樣；女人停了櫓，坐在我的旁邊，又仰視月光和四周的景色。對我說道，

「哥兒，你幾歲？」

「十二。」

「我的兄弟的照片，也是十二歲的時候照的；現在是十六……是的，雖然十六歲了，但是十二歲的時候分別之後，便不會會見過；所以到了此刻還覺得他是哥兒一般模樣呢。伊注視著我的臉，忽而流下淚來，在月光底下顯得伊的顏色更加蒼白了。」

「死了麼？」

「不，倘若死了，倒也就斷念了；分別以後，還不知道他的下落與情況呢。兩親早已死別，只贖了姊弟兩人，正是互相靠傍著過活，現在却又分散了，連生死還不明白。而且我不久也要被人帶